魏書

十二

ソ 8
1735
136

1735
136

魏書卷六十

列傳第四十八

韓麒麟
程駿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爲東曹主書高宗即位賜爵晉陽男加伏波將軍父亡在喪有禮邦族稱之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僞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勑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爲守攻之難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爲冠軍將軍與房法壽對爲

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資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亦徵還停滯多年高祖時拜給事黃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兗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沈抑乃表曰齊土自屬僞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皇威開被并職從省守宰闕任不聽土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朝宦州郡扃任甚少沈塞者多願言冠冕輕爲去就愚謂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喆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勸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敎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昧旦憂勤思恤民弊雖帝處一日萬幾周文昃不暇食蔑以爲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爲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奢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綺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餔糟糠蠶婦之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

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
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相勸課嚴
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
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
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
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
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十二年春卒於官年五十六遺敕其子殯以
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
俸絹數十匹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謚曰康
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學後司空高允奏
爲祕書郎參著作事中山王熙貴寵當世闕爲文遷祕書中散太
和十四年冬卒贈寧遠將軍漁陽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頗有學識弱冠未能自通侍中崔光舉
子熙爲清河王懌常侍遷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
子熙緣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其先爵
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父亡居喪有禮子熙爲懌所眷遇遂闕
位待其畢喪後復用及元义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爲之憂悴屏處
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返
政以元义爲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
傅靈撫實客張子愼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
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沖
幼負扆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汙白點黑讒佞
是務以元义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圖謀
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滓自消

玉質還潔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爲大
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义爲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
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
住殿西闔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吏部諮稟劉騰奏其弟官郡戍
兼補及經內呈爲王駁退騰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
離隔二宮栲闕胡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
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諮是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
爲王致死王之忠誠款篤節义純貞非但蘊藏胸襟實乃形於文
翰搜括史傳撰顯忠錄區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於萬代
豈可爲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足明冊款义籍寵姻戚恃握兵馬
無君之心實懷皁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
罰之詔一出於义各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

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爲
國臣患奚康生國之猛將盡忠弃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稱數
緣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歷歲爲亂荆徐蠢動職
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關東畏沸今元义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
及今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爲甚開逆之始起自宋維成禍之
末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姦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
臣等痛恨終身抑爲聖朝懷慚負愧以臣赤心懷懷之見宜梟諸
兩觀淆其舍廬騰合斷棺斬骸沈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
報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傳其翼
朝野切齒遐邇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盡臣歷觀曠代緬追振古
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乂猜忍更居衡要臣中宵九歎竊以寒心
實願宸鑒早爲之所臣等潛伏閭閻於茲六載且號白日夕泣星

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叡聖親覽萬幾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寃毒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遂部騰棺賜义死壽修國史加寧朔將軍未幾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別駕轉輔國將軍鴻臚少卿建義初兼黃門壽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友愛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守及伯華在郡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肅宗詔遣按檢弼遂大見詰讓尒朱榮之擒葛榮也送至京師莊帝欲面見數之子熙以爲榮既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尒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壽加征虜將軍及邢杲之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

而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遂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怒死免官未幾兼尚書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壽正吏部郎出帝初還領著作郎以奉册之故封歷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初爲侍讀又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也論者高之壽除驃騎將軍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娉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姬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歷年不罷子熙因此慚恨遂以發疾興和中孝靜欲行釋奠敕子熙爲侍講壽卒遺戒不求贈謚其子不能遵奉遂至于謁武定初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興宗弟顯宗字茂親性剛直能面折庭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
齊稱其聰悟常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各各讀一遍隨卽覆呼法
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
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車駕南討兼中書侍
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
中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
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閒隙之時猶編戶
供奉勞費爲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爵浹高年賚周鰥寡雖賑普
霑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爲不少
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
路田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
恐生癘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

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
京可以時就遷者食爾如歸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美亂
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
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
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
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
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
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
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闇闈之內者豈以爲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
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蹶之或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
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
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幾晏晨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

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敘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
養神養性願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
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
唯冕旒垂纊而天下治矣高祖頗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
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
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
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
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
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
自墜於皁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
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
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

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
從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於
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筆撻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
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多坐盜弃
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麗刑也今州郡牧
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
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
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
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敕示百寮以
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大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
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
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爲盛豈若周漢出於不

得已哉按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禮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竪之邑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宜令童齔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

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効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開伎作宦途得與膏粱華望接閭連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闕盛美又曰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人口既多亦不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備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

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爲太過
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僮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
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給不繼富之謂也
愚謂事有可賞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以勸爲善不可以親近之
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
書傳而今給其蒲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諠囂之
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高祖善之後乃啟乞
宋王劉昶府諮議參軍事欲立効南境高祖不許高祖曾謂顯宗
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
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濶若求之當世文學
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在齊詩詠
大勝比來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見當更訪之監令校卿才能

可居中第又謂程靈虬曰卿比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對
曰臣才第短淺猥聞上天至乃比於崔光實爲隆渥然臣竊謂陛
下貴古而賤今臣學微才短誠不敢仰希古人然遭聖明之世都
惟新之禮染翰勒素實錄時事亦未慚於後人昔揚雄著太玄經
當時不免覆瓿之談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之所撰雖未足光
述帝載裨暉日月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
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高祖曰假使朕無愧於
虞舜卿復何如於堯臣顯宗曰臣聞君不可以獨治故設百官以
贊務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高祖曰卿爲著作僮各
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
眠美食此臣優於遷固也高祖晒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
儀高祖曾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一以

爲可復以爲不可宜相與量之李沖對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
位爲欲爲膏粱兒地爲欲益治沖曰若欲
爲治陛下今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援才之詔高祖曰苟有殊人
之伎不慮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
朕是以用之沖曰傳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高祖曰如此濟世者
希曠代有一兩人耳沖謂諸卿士曰適欲請諸賢救之祕書令李
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爲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
以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
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臣既學識浮淺不能
援引古今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祕書監令之子必爲
祕書郎埴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高祖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
爲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

祖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傷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爲本州中正
一十一年車駕南伐顯宗爲右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軍次赭
陽蕭鸞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
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高祖詔曰卿破賊斬
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鎮南
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
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
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高祖笑曰
如卿此勲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爲鎮
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勲詔曰顯
宗斐然成章甚可怪責進退無檢虧我清風此而不糺或長弊俗
可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

致慾才猶可用豈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但鄙狠之性不足參華可奪見關并禁問訊諸王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曰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跡忽尋兩賢蹤追昔渠閣游策駑厠羣龍如何情願奪飄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銜淚屆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彼蒼不我聞千里告志同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所作文章頗傳於世景明初追赭陽動贈爵章武男

子武華襲除討寇將軍奉朝請太原太守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事流于涼州祖父肇吕光民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昞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昞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謂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爽性則沖真喪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爲東宮侍講太延五年世祖平涼遷于京師爲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作拜著作佐郎未幾遷著作郎爲任城王雲郎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之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曰夫君之使臣必須終效駿實史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數載以成前籍後授方伯愚以爲允書奏從之顯祖屢引駿與論易老之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又問駿曰卿年幾何對曰臣六十有一顯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而陛下尊過西伯覩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興未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顯祖許之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加

伏波將軍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帛百疋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
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
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
忿遂斷駿從者酒食璉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顯祖崩乃還拜
祕書令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例皆賜爵
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為宜依舊事駿獨以為不可表
曰臣聞名器為帝王所貴山河為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
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展心力於戰謀之日然後可以應
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徒見晉鄭之后以夾
輔為至勲吳鄧之儔以征伐為重績周漢既無文於遠代魏晉亦
靡記於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高三五之規思隆百王之
軌罰頗減古賞實增昔時因神主改祔清廟致肅而授羣司以九
品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當時思
澤豈足為長世之軌乎乖衆之慾伏待罪謹書奏從之文明太后
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
衣一襲帛二百匹駿又表曰春秋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若孝子
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所以勸誡將來垂
範萬代昔陳恒殺君宣尼請討雖欲晏逸其得已乎今廟笑天回
七州雲動將水蕩鯨鯢陸掃凶逆然戰貴不陳兵家所美宜先遣
劉昶招喻淮南若應聲響悅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濟
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懸尚江南之輕薄背劉氏之恩義則曲在彼
矣何負神明哉直義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揚
義風於四海且攻難守易則力懸百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
今天下雖謐方外猶虞拾寅僥倖於西南狂虜伺釁於漠北脫攻

不稱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則憂慮逾深夫爲社稷之計者莫不先於守本臣愚以爲觀兵江滸振曜皇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吳寇異圖寇圖異則禍釁出然後觀釁而動則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筆神規彌綸百勝之外應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頹虞淵昏耄將及雖思憂國終無云補不從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駿表曰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通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焉上可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以垂沒之年得逢盛明之運雖復昏耄將及猶慕廉頗強飯之風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侔日月則天與唐風斯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以狂妖懷逆無隱謀之地

寘靈潛翦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幽贊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踴謹竭老鈍之思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頌曰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祐疊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遜奕三五明明在上聖敬日新汪汪叡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教與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遊田省方問苦訪政高年咸秩百靈柴望山川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之盛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欣春桑大哉肆青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邕邕億兆尸詠來蘇忽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翌泥爲亂祖龍干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祀百靈潛翼不遑起姦不遑起罪人得情憲章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春生除棄周漢遐軌犧庭周漢奚棄忿彼苛刻犧庭曷軌希仁尚德徽音一振聲教四塞豈

惟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以調谷風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穎深盛熙苗鰥貧巷詠寡婦室謠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逈秀英昭雅篇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唯雨施神徵豐年豐年盛矣化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躍欣詠時邕誰云易遇曠齡一逢上天無親唯德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羌之毫釐千里之倍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連兵踰年歷時鹿車而運廟笑失思有司不惠黿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衆盈川民之從令寔賴衣食農桑失本誰耕誰織飢寒切身易子而食靜言念之實懷歎息昔聞典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遺芳載臭容臣昏老偏蒙恩祐忽忘狂瞽敢獻愚陋文明太后令曰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功德可仝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戢之不忘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爲十篇文多不載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頌十篇聞之鑒戒既備良用欽翫養老乞言其斯之謂又詔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又門無俠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乃遺令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爲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遵儉頗亦矯厲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斂以時服器皿從古遂卒年七十二初駿病甚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御史徐謇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爲中散從子靈虬爲著作佐郎及卒高祖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祕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曲安侯謚曰憲所製文筆自有集錄駿六子元繼公達公亮公禮並無官

公義侍御史謁者僕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馬沛郡太守

公稱主文中散給事中尚書郎並早卒
公禮子畿字世伯好學頗有文才荆州府主簿始駿從祖弟伯達
伯達名犯顯祖廟諱與駿同年亦以文辯闕沮渠牧犍時俱選與
牧犍世子參乘出入時論美之伯達早亡
弟子靈虬幼孤頗有文才而久淪末役在吏職十餘年坐事免會
駿臨終啟請得擢爲著作佐郎後坐稱在京無總親而高祖知其
與駿子公義爲始族故致譴免至洛無官貧病久之崔光敬申爲
羽林監選補徐州梁郡太守以酗酒爲刺史武昌王鑒所劾失官
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爲酒困久去官祿不免饑寒屢詣尚書
乞効舊任僕射高肇領選還申爲著作郎以崔光領任勅令外叙
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主顯宗文學立已屢陳
時務至於實錄之功所未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

業未多見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魏書卷六十　列傳第四十八　終

源古閣　正本

聶心亭藏書　民國庚申年

魏書六十一卷

列傳第四十九

薛安都
畢衆敬
沈文秀
張讜
田益宗
孟表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司馬德宗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廐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直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於劉義隆後

聶心亭藏書　民國庚申年

自盧氏入寇弘農執太守李抜等遂逼陜城時秦州刺史杜道生
討安都仍執抜等南遁及世祖臨江抜乃得還安都在南以武力
見叙值劉駿起江州遂以爲將位至左衛率劉祖歸降子業以安
都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和平六年劉或殺其主子業而
自立群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
常珍奇等舉兵應之或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來降請兵救
援顯祖召羣臣議之羣官咸曰昔世祖常有幷義隆之心故親御
六軍遠臨江浦今江南阻亂內外離心安都今者求降千載一會
機事難遇時不可逢取亂侮亡於是乎在顯祖納之安都又遣第
四子道次爲質幷與李敷等書絡繹相繼乃遣鎮東大將軍博陵
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等率騎一萬赴之拜安都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徐南北兗青冀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

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安都以事窘歸國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乃中
悔謀圖元等欲還以城叛會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
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衆
敬朝于京師大見禮重子姪羣從竝處上客皆封侯至于門生無
不收叙焉又爲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三年卒贈本將軍秦
州刺史河東王謚曰康

子道標襲爵太和初出爲鎮南將軍平州刺史治有聲稱轉相州
刺史將軍如故復以本將軍爲秦州刺史三年卒

子達字宗胤襲例降爲侯及開建五等以安都著勲先朝封達河
東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戸後以河東畿甸改封華陰縣侯熙平初
拜奉車騎都尉出爲漢陽太守達不樂爲郡詔聽解卒

子承華襲爵稍遷司徒從事中郎河東邑中正卒於安南將軍光

祿大夫
子羅漢襲齊受禪爵例降
道標弟道異亦以勳爲第一客早卒贈寧西將軍秦州刺史安邑
侯
道異弟道次既質京師拜南中郎將給事中賜爵安邑侯加安遠
將軍出爲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假河南公太和十五年爲光祿大
夫卒
子繼襲爵降爲平温子尚書郎秦州刺史鎮遠將軍隴西鎮將帶
隴西太守後爲滎陽太守遷平北將軍肆州刺史所在貪穢在州
彌甚納賄於司空劉騰以求美官未得而騰死正光五年莫折念
生反於秦州遣其別帥卜胡王慶雲等衆寇涇州肅宗以繼爲持
節光祿大夫假安南將軍西道別將與伊瓮生等討之進及平涼

郡東與賊交戰不利繼等退還後爲撫軍將軍開城大都督鎮北
隴孝昌二年春卒於軍贈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子如故
安都兄子碩明隨安都入國賜爵蒲坂侯清河太守太中大夫
安都從祖弟眞度初與安都南奔及安都爲徐州眞度爲長史頗
有勇幹爲其爪牙從安都來降爲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加安
遠將軍爲鎮遠將軍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侯爲伯除冠軍將
軍隨駕南討假平南將軍久之除護南蠻校尉平南將軍荆州刺
史蕭賾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眞度督四將出襄陽無功而
還後征赭陽爲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高祖詔曰眞度之罪
誠如所奏但頃與安都送款彭方開闢徐宋外捍沈攸道成之師
內寧邊境烏合之衆淮海來服功頗在茲言念厥績每用嘉美赭
陽百敗何足計也宜異羣將更申後效可還其元勳之爵復除荆

州刺史自餘徵號削奪進足彰忠退可明失尋除假節假冠軍將
軍東荊州刺史初遷洛後眞度每獻計於高祖勸先取樊鄧後攻
南陽故爲高祖所賞賜帛一百疋又加持節正號冠軍改封臨晉
縣開國公食邑三百戶詔曰獻忠盡心人臣令節摽善賞功有國
徽範故一言可以興邦片辭可以喪國得無遠錄前謀以褒厥善
眞度爰自遷京每在戎役沔北之計恒所與聞知無不言頗見採
納及六師南邁朕欲超據新野羣情皆異眞度獨與朕同撫蠻寧
夷寔有勤績可增邑二百戶轉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
大飢眞度表曰去歲不收飢饉十五今又災雪三尺民人萎餒無
以濟之臣輒日別出州倉米五十斛爲粥救其甚者詔曰眞度所
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卹陳郡儲粟雖復不多亦可分贍
尚書量賑以聞及裴叔業以壽春內附詔眞度率衆赴之尋遷華

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幾轉荊州刺史仍本將軍入爲大司農卿正
始初除平南將軍揚州刺史又以年老聽子懷吉以本官隨行蕭
衍豫州刺史王超宗率衆圍逼小峴眞度遣兼統軍李叔仁等率
步騎擊之超宗逆來拒戰叔仁擊破之俘斬三千還朝除金紫光
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又改封敷西縣永平中卒年七十四贈帛四
百疋朝服一襲贈左光祿大夫常侍如故謚曰莊有子十二人
嫡子懷徹襲封自太常丞稍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又除左將軍
太中大夫卒於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初眞度有女妓數十人每
集賓客輒命奏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
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幷樂器獻之世宗納焉
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世事自奉朝請歷直後寢
領太官令正始初爲驃騎將軍後試守恒農郡蕭衍遣衆入寇徐

克安東邢巒討之詔懷吉以本任爲巒軍司永平初分梁州晉壽爲益州除征虜將軍益州刺史以元愉未平中山王英爲征東將軍討之詔懷吉爲英軍司未發而愉平蕭衍遣將寇陷郢州之三關詔英南討懷吉仍爲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馳馹先赴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以懸瓠入蕭衍衍將齊苟仁率衆守城於是自懸瓠以南至於安陸惟義陽一城而已懷吉與郢州刺史婁悅督厲將士且守且戰卒全義陽與英討復三關諸戍後鎮東將軍盧昶救朐山與賊相持詔懷吉爲昶軍司及昶敗懷吉得不坐延昌中以本將軍除梁州刺史南秦氏反攻逼武興懷吉遣長史崔纂司馬章弼別駕范珣擊平之進號右將軍正光初除後將軍汾州刺史四年卒贈平北將軍幷州刺史懷吉本不厲清節及爲汾州偏有聚納之譽自以支庶餠誘勝已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悉

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退既指授先期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匆匆畢集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厮傭咸過本望其延納貴賤若此

懷吉弟懷直京兆內史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懷直弟懷朴恒農太守襄陵男

懷朴弟懷景征南將軍河東太守安定男卒贈持節都督北徐兗東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懷景弟懷儁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汾陰男出爲征南將軍益州刺史天平初代還至梁州與刺史元羅俱爲蕭衍將蘭欽所擒送江南衍見懷儁謂之曰卿父先爲魏荊州我于時猶在襄陽且州壤連接極相知練卿今至此當能住乎若欲還者亦以禮相遣顧謂

左右曰此家在北富貴極不可言懷僞便乞歸衍聽還國興和中卒子湛儒襲武定中司空水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直度諸子既多其毋非一同產相朋因有憎愛興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畢衆敬小名捺東平須昌人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常於疆境盜掠爲業劉駿爲徐兗刺史辟爲部從事駿既竊號歷其泰山太守冗從僕射及劉彧殺子業而自立遣衆敬出詣兗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爲計西從乃矯或命以衆敬行兗州事衆敬從之時兗州刺史殷孝祖留其妻子率文武二千人赴或使司馬劉文石守城衆敬率衆取瑕丘殺文石安都與孝祖先不相協命衆敬誅孝祖諸子衆敬不得已遂殺之州内悉附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

與之同及或平子訪授纂兗州刺史會安都引國授軍經其城下纂閉門城守深恨衆敬會有人發衆敬父墓遂令其毋骸首散落衆敬發哀行服栲掠近墓細民死者十餘人又疑纂所爲弟衆愛爲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齊陰掘纂父墓以相報答及安都以城入國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毋幷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從之衆敬先已遣表謝或或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他罪猶不捨之衆敬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寧南將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爲刺史慕容白曜攻剋無鹽申纂爲亂兵所傷走出被擒送於白曜白曜無殺纂之意而城中火起纂創重不能避爲火所燒死衆敬聞剋無鹽懼不殺纂

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之禍酷皆由於纂聞纂宠乃悅二年與薛安都朝于京師因留之賜甲第一區後復爲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徵還京師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張讜之亾躬往營視有若至親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衆敬與咸陽公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瑠四具銀裝劒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疋文明太后高祖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一乘馬三匹絹三百匹勞遣之十五年十月卒詔於兗州賜絹一千匹以供葬事

子元賓少而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爲劉駿正員將軍與父同建勳誠及至京師俱爲上客賜爵須昌侯加平遠將軍後以元賓勳重拜使持節平南將軍兗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於元賓聽政之時乘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勑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衆敬善持家業尤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元賓爲政清平善撫民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喪中遥授長兼殿中尚書其年冬末卒贈撫軍將軍衛尉卿謚曰平賜帛八百匹元賓入國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朽最長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以劉氏先亾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祖榮早卒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爲侯陵江將軍給事中卒

子僧安襲

祖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歷涉經史好爲文詠性寬厚善與人交

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爲伯起家員外郎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加寧
遠將軍本州中正正始三年蕭行將蕭及先率步騎二萬人寇兗
州及先令別帥肉念屯于蒙山以祖朽爲統軍假寧朔將軍隸邢
繆討之祖朽開誘有方降者相繼賊出逆戰祖朽大破之賊走還
柵祖朽夜又焚擊賊徒潰散追討百餘里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
千餘人斬龍驤將軍矯道儀寧朔將軍王季秀以功封南城縣開
國男食邑二百戶歷散騎侍郎中書侍郎加龍驤將軍延昌末安
南王志出討荆沔以祖朽爲志軍司兼給事黄門侍郎尋遷司空
長史神龜末除持節東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祖朽善撫邊人清平
有信務在安靜百姓稱之還除前將軍太尉長史兼尚書北道行
臺孝昌初除持節本將軍南兗州刺史尋授度支尚書行定州未
之職改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爲賊帥鮮于修禮攻圍積旬拒守
自固病卒於州贈衛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祖朽無子以弟祖
歸子義暢爲後襲爵
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歷尚書郎中侍郎兗州刺史大中正
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太昌初車騎將軍尋除散騎常侍天平
中坐與北豫州山賊張儉通伏法
祖髦起家奉朝請兄祖朽別封南城以須昌侯回授之神龜初累
遷揚烈將軍東平太守後爲本州別駕卒於官
子義和襲卒於右將軍太中大夫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子仁超
義和第六弟義亮性豪疎歷尚書郎中書舍人太平中與舍人韋
鴻坐泄密賜盡於宅
祖暉早有器幹自奉朝請稍遷鎮遠將軍前軍將軍直後正始中

除龍驤將軍東郡太守入爲驍騎將軍加征虜將軍後試守渤海
郡愿平中拜頼川太守神龜初除右將軍幽州刺史入爲平東將
軍光祿大夫正光五年幽州民反招引隴賊攻逼州城以祖暉前
在州日得民情和復授平西將軍幽州刺史假安西將軍爲別將
以討之祖暉且戰且前突圍入治孝昌初北海王顥救至城圍始
解以全城之勳封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後值肅寶夤退敗
祖暉乃拔城東趣華州坐免官爵尋假征虜將軍行幽州事建義
中詔復州爵加撫軍將軍永安中祖暉從大嶺柵規入州城于時
賊帥叱干騏驎保太子壁祖暉擊破之而賊宿勤明達復攻祖暉
祖暉兵少粮竭軍援不至爲賊所乘遂殁時年五十長子義勰襲
爵武定中開府中郎齊受禪爵例降
義勰弟雲尚書騎兵郎中

祖歸官至建寧太守
子義遠武定中平原太守
義遠弟義顯義儁性並豪率天平已後蕭衍使人還往經歷兗城
前後州將以義儁兄弟善營鮭膳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
義顯左將軍太中大夫義儁歷司空主簿兗州別駕而卒
祖旋太尉行參軍鎮遠將軍卒贈都官尚書齊兗二州刺史
子義真太尉行參軍
衆敬弟衆愛隨兄歸國以勳爲第一各賜爵鉅平侯卒贈冠軍將
軍徐州刺史謚曰康
子開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爲伯拜泰山太守入爲尚書郎
本州中正加威遠將軍出爲徐州平東府長史帶彭城內史永平
中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延昌初除清河內史因以疾辭復爲

龍驤中散又試守廣平內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
誅元乂聞慰斬其使發兵拒之在任寬謹百姓愛附後乂以聞慰
忠於己遷持節平東將軍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以本軍除散騎
常侍東道行臺尋爲都督安樂王鑒軍司孝昌元年春徐州刺史
元法僧反聞慰與鑒攻之爲法僧所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其
年卒年五十七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伯如故謚曰恭
子祖彥字脩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爲時所知以侍御史爲元法
僧監軍法僧反逼祖彥南入永安中得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
伯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卒年五十贈都督兗濟二州諸
軍事征東將軍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祖彥弟哲永安末祕書郎
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薄不脩爲時所鄙
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太祖平中山纂宗室南奔
家于濟陰及在無鹽劉或用爲兗州刺史顯祖曰申纂既不識機
又不量力進不能歸正朔退不能還江南守孤城於危亡之地欲
建功立節豈可得乎纂既敗子景義入國太和中爲散員士宋王
劉昶國侍郎景明初試守濟陰郡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右司馬
常珍奇者汝南人也爲劉駿司州刺史亦與薛安都等推立劉子
勛子勛敗遣使馳告長社鎮請降顯祖遣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
率衆赴之中書博士鄭羲參右軍事進至上蔡珍奇率文武來迎
羲說石令徑入城語在羲傳事定以珍奇爲持節平南將軍豫州
刺史河內公珍奇表曰臣昔蒙劉氏生成之恩感義亡身志陳報
答遂與雍州刺史袁顗淡等共唱大義奉戴子勛纂
承彼曆大運未集遂至分崩而劉或湎天殺主篡立蒼生殄悴危
於綴旒伏惟陛下龍姿鳳儀光格四表凡在黔黎延屬象魏所願

天地垂仁亟圖南服宜遣文檄喻以吉凶使江東之地離心草靡荆雍九州北面請吏乞高臣官名更遣雄將秣馬五千助臣經討并賜威儀震動江外長江已北必可定矣臣雖不武乞備前驅進據之宜更在處分敢冒愚款推誠上聞機運可乘實在茲日珍奇雖有虛表而誠款未純歲餘徵其子超超毋胡氏不欲超赴京師密懷南叛時汝徐未平元石自出攻之珍奇乘虛於懸瓠反叛燒城東門斬三百餘人虜掠上蔡安城平輿三縣居民屯于灌水石馳往討擊大破之會日闇放火燒其營珍奇乃匹馬逃免其子超走到苦城爲人所殺小子汝彌因送京師刑爲閽人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伯父慶之劉駿司空公文秀初爲郡主簿稍遷建威將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劉子業爲其叔或所殺文秀遂與諸州推立劉子勛及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

以州降請師應接顯祖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率騎赴之會劉或遣文秀弟文炳來喻之文秀復歸於或或以文秀爲輔國將軍刺史如故後慕容白曜既剋升城引軍向歷下白曜復遣陵等率萬餘人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陵乃引師軍於清西白曜既下歷城乃率大衆并力攻討長圍數匝自夏至春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躬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白曜忿之乃至撾撻後還其衣爲之設饌遂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爲下客給以麤衣蔬食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之拜爲外都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高祖嘉文秀忠於其國賜絹綵二百匹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尋除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

假吳郡公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無所納卒守清貧然
爲政寬緩不能禁止盜賊而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在州數
年年六十一卒
子保沖太和中奉朝請大將軍宋王外兵參軍後爲南徐州冠軍
長史二十一年坐援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高祖詔曰保沖文
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既而獲免世宗時卒於下邳
太守
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先爲青州別駕文秀拔爲長史督齊
郡州府之事一以委之卒于京師
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嘉慶從弟瑚璉長廣太守
文秀族子嵩聰敏有筆札文秀以爲司馬甚器任之隨文秀至懷
州文秀卒後依宋王劉昶昶遇之無禮憂愧饑寒未幾而卒
文秀族子陵字道遁太和十八年高祖南伐陵攜族孫智度歸降
引見於行宮陵姿質妍偉辭氣辯暢高祖奇之禮遇亞於王肅授
前軍將軍後監南徐州諸軍事中壘將軍南徐州刺史尋假節龍
驤將軍二十二年秋進持節冠軍將軍及高祖崩陵陰有叛心長
史趙儼密言于朝廷尚書令王肅深保明之切責儼既而果叛殺
數十人驅掠城中男女百餘口夜走南入智度於彭城知之從清
中單舸奔陵爲下邳戍人所射殺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名犯顯祖諱晉長秋卿父
華爲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劉駿歷給事中泰山太守青冀二州輔
國府長史帶魏郡太守劉或之立遙授冠軍將軍東徐州刺史及
華徐兗讜乃歸順於尉元元亦表授冠軍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

郎高間與讜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以勳賜爵平陸
侯加平遠將軍讜性開通篤於撫恤青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
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
懿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墓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
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
叛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
敬伯自以隨父歸國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
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兄弟十人
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世祖南征忠歸降賜爵新昌男拜新
興太守卒官贈冀州刺史初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
遂乃詐疑不能梳沐後讜爲劉駿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
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
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
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卒後十年而讜入國
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爲客積年出爲東
河間太守卒官
元茂爲信都令遷冀州治中
元茂弟子讓洛州安西府長史都水使者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異常蠻世
爲四山蠻帥受制於蕭賾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款十九
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縣開國伯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宰
剋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諸軍事
任其銓置後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

州以益宗爲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食實邑五百戶二十二年進
號征虜將軍景明初蕭衍遣軍主吳子陽率衆寇三關益宗遣光
城太守梅興之步騎四千進至陰山關南八十餘里據長風城逆
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蕭衍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
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濛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
爲之掎角擊討破天賜等斬首數百獲其二城上表曰臣聞機之
所在□賢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捨皆拯羣生於湯炭盛武
功於方來然霜葉將淪非勁颸無以速其籜天之所棄非假手無
以殲其人竊惟蕭衍闕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兩東西抗
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鬬事救於目前力盡於
麾下闕無外維州鎮綱紀廢方藩城基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
廓彼蠻壇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
宜宴須豫設義陽羌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
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
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衆不過
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
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
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弗過十旬
刻之必矣世宗納之遣鎮南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領步
騎八千斷賊粮運并焚其鈞城積聚衍戍主趙文舉率衆拒戰魯
生破之獲文舉及小將胡建興古皓莊元仲等斬五千餘級溺死
千百五人倉米運舟焚燒蕩盡後賊寧朔將軍楊僧遠率衆二千
寇逼蒙籠益宗命魯生與戍主奇道顯逆擊破之追奔十里俘斬
千餘進號平南將軍又詔益宗率其部曲并州鎮文武與假節征

虜將軍太僕少卿宇文福綏防蠻楚加安南將軍增封一百戶賜帛二千匹白早生反於豫州詔益宗曰懸瓠要藩密邇蔡頴南疆之重所寄不輕而羣小猖狂忽構釁逆殺害鎮主規成反叛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卽遣尚書邢巒惣精騎五萬星馳電驅征南將軍中山王英統馬步七萬絡繹繼發量此蟻寇唯當逃奔知將軍志翦豺狼以清邊境節義慷慨良在可嘉非褒褒之至何以能爾深戢誠款方相委託故遣中書舍人趙文相具宣朕懷往還之規口別指授便可善盡籌略隨宜追掩勿令此豎得有竄逸遲近淸謐更有別旨時自樂只已南郢豫二州諸城皆沒於賊唯有義陽而已蕭衍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剋平益宗之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世宗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啟益宗侵掠之狀世宗詔之曰風聞卿息魯生淮南貪暴擾亂細民又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如欲外祿便授中畿一郡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曰益宗先朝耆艾服勤邊境不可以地須其人遂令久屆可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世宗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出其不意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賊兵襲逐諸戍光城已南皆爲賊所保世哲討擊破之復置郡戍而已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開國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爲恨上表曰臣昔在南仰餐皇化擁率部曲三千餘家棄彼邊榮歸投樂土兄弟荼炭鬻結賊朝高祖孝文皇帝錄臣乃

誠授以藩任方欲仰憑國威冀雪寃恥豈容背寵向讐就險危命
昔郢豫紛擾臣躬率義兵擁絕賊路竊謂誠心仰簡朝野但任重
據邊易招塵謗致使桃符横加讒毀說臣恒欲投南暴亂非一乞
檢事原以何爲驗復云虐害番兵殺賣過半如其所言未審死失
之家所訟有幾又云耗官粟帛倉庫傾盡御史覆檢曾無損折初
代之日二子魯生魯賢從子超秀等並在城中安然無二而桃符
密遣積射將軍鹿永固私將甲士打息魯生僅得存命唱云我被
面勅若能得魯生魯賢首者各賞本郡士馬圖遠騰城唱殺二息
戰怖寔由於此幾敗居業爲生蕩然乃復毀發墳墓露泄枯骸存
者罹生離之苦亡魂遺粉骨之痛昔歲朝廷頻遣桃符數加慰勞
而桃符凶姦擅生禍福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師復欺朝
廷說臣父子全無忠誠誣陷貞良惑亂朝聽乞攝桃符與臣並對

若臣罪有狀分從憲網如桃符是謬坐宜有歸詔曰既經大宥不
容方更爲獄慝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曰卿
誠著二朝勳光南服作藩萬里列土承家前朝往恩酬叙不淺兼
子弟荷榮中表被澤相關輕重卿所知悉先帝以卿勞舊州小祿
薄故遷牧華壤爰登顯級于時番兵交換不生猜疑而卿息魯賢
等無事外叛忠孝俱乖翻爲戎首以卿誠重不復相討令臥護征
南榮以金紫朝廷處遇又甚於先且卿年老方就閑養焉得以本
州爲念魯賢來否豈待自往也但遣慰納足相昭亮若審遣信當
更啟聞別勅東豫聽卿喻曉魯賢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征東大將
軍郢州刺史謚曰莊

子纂襲封位至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左將軍東豫州刺史
益宗長子隨與冠軍將軍平原太守隨與情貪邊官不願內地改

授戈陽汝南二郡太守
益宗兄興祖太和末亦來歸附景明中假郢州刺史及義陽置郢
州改授征虜將軍江州刺史詔賜朝服劒舄一具治麻城興祖卒
益宗請隨興代之世宗不許罷并東豫初益州內附之後蕭鸞遣
寧州刺史董巒追討之官軍進擊執巒并其子景曜送於行宮
巒字仲舒營陽人眞君末隨父南叛雖長自江外言語風氣猶同
華夏性疎武不多識文字高祖引巒於庭問其南事巒怖不能對
數顧景曜景曜進代父答申叙蕭鸞篡襲始終辭理橫出言非而
辯高祖異焉以巒爲越騎校尉景曜爲員外郎謀欲南叛坐徙朔
州及車駕南討漢陽召巒從軍景曜至洛陽密啟其父必當奔叛
軍次魯陽巒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歷告二城以魏軍當至戒之
備防房伯玉劉忌並云無足可慮巒曰不然軍勢甚盛至境首北
向哭呼景曜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景曜鎖
詣行在所數而斬之又有陳伯之者下邳人也以勇力自効仕於
江南爲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豐城縣開國公景明三年伯之遣
使密表請降并遣其子副軍將軍徐州刺史永昌縣開國侯虎牙
爲質四年以伯之爲持節都督江郢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
刺史曲江縣開國公邑一千戶虎牙爲冠軍將軍員外散騎常侍
豫寧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正始初蕭衍征虜將軍趙祖悅築城於
水東與頴川接對置兵數千欲爲攻討之本伯之進軍討祖悅大
破之乘勝長驅入城刺祖悅三創賊衆大敗進討南城破賊諸部
斬獲數千二年夏除伯之光祿大夫虎牙還前軍將軍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青徐內
屬後表因事南渡仕蕭鸞爲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誠

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蕭
鑾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
草木皮葉爲粮表撫循將士懇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
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
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闕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
顏色頗疑有異即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姑兒爲叔業所遣規爲內
應所攜妻子並亦假妄表出叔珍於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
高祖嘉其誠績封汶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遷征虜將軍濟州刺
史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降平東將軍齊
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恭
子崇襲官至昌黎濟北二郡太守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啟東南事窘圖變而竟
保寵秩優矣真度一謀見賞明主衆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
並列無乏於時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但兵家嘉禮乃至子免
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讜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
仁智矣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效款終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
之致名位非徒然也

魏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終

魏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
李彪
高道悅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高祖賜名焉家世寒微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於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叡年將弱冠稚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於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于朝貴李沖禮之甚厚彪深宗附高祖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假員外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衛國子使於蕭賾遷祕書丞參著作事

自成帝以來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爲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三無一存彪與祕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爲紀傳表志之目焉彪又表曰臣聞昔之哲王莫不亹亹孜孜思納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問師不避淵澤詢謀諮善不棄芻蕘用能光茂實於竹素播徽聲於金石臣屬生有道遇無諱之朝敢修往式竊揆時宜謹冒先上封事七條狂瞽之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于一紀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圜丘以昭孝則百神不乏饗矣舉賢才以酬諮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以軌物則朝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則儉德光昭矣罷宮女以配鰥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以賑錫則大賚周渥矣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戶

巷歌矣宣德澤以懷遠邇則華荒朴舞矣垂至德以暢幽顯則禎瑞效質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爲行儉之道猶自闕何者今四人豪富之家習華旣深敦樸情淺夫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土木被文繡僭度遠衷者衆矣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踰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焉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爲長太息者六此卽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瘠而國有飢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

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蓋朝服弗宣人未見德
使之然耳臣愚以爲第宅車服自百官以至于庶人宜爲其等制
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遵經典令或者以爲
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漸昔子產爲政一年百
姓歌之曰我有衣冠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
其與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
之子產若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從政
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爲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
鄭人同矣既同鄭人是爲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怨而不爲終善
哉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
靡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
衣服殷湯寢黃屋而乘輅輿此示儉於後王後王所宜觀其意而

取折衷也孔子爲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晏嬰爲齊正卿冠濯
冠而衣故裘此示儉於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
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此言雖略有達治道臣之瞽言儻或可採
此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
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其二曰易稱主器
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亡主則宗廟無所
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
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
用大協於黎烝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殆
棄德政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
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其道在於師傅師傅之
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傳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逐去邪人不使

見惡又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爲衛翼衛翼良成
王正周道之所以長久也損者趙高傳胡亥教以刑戮斬劓及夷
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見善士諂佞讒賊者爲其左右左右邪胡亥
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輔德者也豈私周而疎秦哉由所
行之道殊故禍福之途異耳昔光武議爲太子置傅以問其羣臣
羣臣望意皆言太子勇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佚正色曰
今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
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置傅以正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
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漢明卒爲賢主然則佚之傳漢
明非迺生之漸也尚或有稱而況迺生訓之以正道其爲益也固
以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
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
然古之太子目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祖入
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沖情
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
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賛
高祖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之躋
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
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幸甚矣其六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勸
稼穡盈畜倉廩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有
素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兵粮之制屯田
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濟又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
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

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飢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
入就豐既廢營産疲而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
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餉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
爲宜析州郡當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
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
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
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
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
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臣又聞
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冑晉武
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
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
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
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誡重刑之至也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二
情讞決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必垂惻隱雖前王之勤聽肆赦
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臣竊所未安漢制舊斷獄報重常
盡季冬至奏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十月斷獄
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始萌
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
乳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
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
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帝善其言
卒以十月斷令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
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時之憲猶或闕然豈所謂助陽發生

垂奉徵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寘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懈戚屬之情然恩發至喪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卓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爲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爲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伏惟聖德慈惠豈與漢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臣安可陳瞽言於朝但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經之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若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懼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昔秦

伯以楚人圍江素服而示懼宋仲子以失舉相譴免冠而謝罪然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於子弟惟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者同年語其深淺哉二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內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卽戎素冠作刺遷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定有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常聖魏之初撥亂返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綏同節慶之讌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廢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縗從役雖愈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以有可採願付有司別爲條制高祖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稍見禮遇加中壘將軍及文明太后崩羣臣請高祖公除高祖不許與彪往復語在禮志高祖詔曰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賤奮抗楚之辯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宿非清第本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宣朝美若不賞庸叙績將

何以勸奬勤能可特遷祕書令以酬厥欵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
五百匹馬一匹牛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賾賾遣其
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辭樂及坐彪曰齊主既賜讌樂以
勞行人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自喪禮廢替於茲以久我皇孝性
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裳猶
以素服從事裴謝在此固應具此我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辭
樂之事向以不異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
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執於殷漢之間可謂
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爲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
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朞可謂亡禮之禮
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爲曠代之制何關許人
繪言百官總已聽于冢宰萬機何慮於曠彪曰我聞載籍五帝之

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五霸臣
過於君故事決於下我朝官司皆五帝之臣主上親攬益遠軌軒
唐彪將還賾親謂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
來遊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曰使臣請重賦阮詩
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賾惘然曰清都可尒一去何事觀卿
此言似成長濶朕當以殊禮相送賾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
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寡譽
後車駕南征假彪冠軍將軍東道副將尋假征虜將軍車駕還京
遷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爲高祖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劾糺
違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常呼彪爲李生於是從容謂羣臣曰吾
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汾州胡叛詔彪持節緩慰事寧還京除
散騎常侍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高祖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

射李沖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
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沖任城王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
沖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自謂身爲法官莫能
糾劾已者遂多專恣沖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
曰臣聞範國匡人光化昇治興服典章理無暫失故晉文功建九
合猶見抑於請隧季氏籍政三世尚受譏於瑴璠固知名器之重
不可以妄假先王既憲章於古陛下又經綸於今用能車服有叙
禮物無墜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
恩眷繩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冕 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
德而竊名忝職身爲遣傲務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與禁省冒取官
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
臣輒集尚書已下合史已上并治書侍御史臣酈道元等於尚書
都座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若或不知須訊部下彪答臣
言事見在目實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今請以見事
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獄沖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
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才優學博臣之愚識謂是援萃之
一人及彪位宦升達參與言燕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於
侍筵之次啟論於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
隱避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矯詐毒
譬非通厲色正辭如鷹鸇之逐鳥雀慄慄然實似公清之操臣雖
下才輒亦尚其梗槩欽其正直微識其褊急之性而不以爲瑕及
其初登憲臺始居司直首復騶唱之儀肇正直繩之體當時識者
僉以爲難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
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臣時見其

所行謂言行相符忠清内發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捨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知其威虐猶未體其採訪之由訊檢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爲大會而言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寢所疑不以申徹實失爲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已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安以身作之過深劾他人已方事人好

人佞已聽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賢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卑躬曲已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極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高祖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高祖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高祖自懸瓠北幸鄴彪拜迎於鄴南高祖曰朕之期卿每以貞松爲志歲寒爲心卿應報國盡身爲用而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爲朕與卿爲宰事與卿爲卿自取彪對曰臣愆由已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既如此宜伏東皐之下不應違點屬車之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高祖納宋弁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

事枉高祖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高祖崩世宗踐祚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邢巒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等許爲左右彪乃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而帝德昶斯寔宇中之書契也自瑞官文而卑高陳民師建而賤貴序此乃人間之繩式也是以唐典纂欽明之冊虞書銘舂徵之篇傳著夏氏之箴詩錄商家之頌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于周姬鑒乎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公旦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觀雅頌識文武之不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聽風而知始基聽頌而識盛德至若尼父之別疇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謂婉而成章盡而不汚者矣自餘乘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暨史班之錄乃文窮於秦漢事盡于哀平懲勸兩書華實兼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漢之風

美類三代炎 闕 崇道冠來事降及華馬陳于咸有放焉四敷賛弗遠不可力致豈虛也哉其餘率見而書覩事而作者多矣尋其本末可往來焉唯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太祖以弗遹開基武皇以奉時拓業虎嘯域中龍飛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亨自茲以降世濟其光史官叙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勳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惟景業綿綿休烈若不恢史闡錄懼上業茂功始有缺矣於時召名儒之士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秉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與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爲國書假有新進時賢制作於此者恐闇門既異出入生疑弦柱既易善者或謬自十五年

以來臣使國遷頻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寢簡牘弗張其於書功錄美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萌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叡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安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惟先皇之開創造物經綸浩曠加以魏典流製藻繢垂篇窮理於有家盡性於衆變可謂日月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流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無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可謂當之矣然先皇之茂猷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王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王之茂功也合契神鬼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達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代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荊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衮實無闕者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蘊也華獎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爲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於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流風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

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義也若夫良
治之子善知爲箕物豈有定習貫則知耳所
以言及此者史職不修事多淪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是
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道爭乃前鑒之軌轍後鏡
之著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
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遊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
隱爲著作處預所毀亡官在家書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
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勅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
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
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尒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
而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産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
等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

虬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雖不移
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
起於德美雖時有文質史有備略然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
遷誡子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
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取之深衷史談之志賢亮達
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
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
爲臣誠不知彊欲爲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達則擬漢史之
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荷恩佩澤死而後
已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克所須
雖不能光啟大錄庶不爲飽食終日耳近則春月可就遠則三年
有成正本藏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

肅以其無錄頗相賑餉遂在祕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世宗
親政崔光表曰伏見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懷美意創刊魏典臣
昔爲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彊考述無倦督勸羣寮注
綴略舉雖頃來埶潤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史
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
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
停其外役展其內思研積歲月紀冊必就鴻聲巨迹蔚乎有章盛
軌懋詠鑠焉無泯矣世宗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
非彪好也固請不行有司切遣之會遘疾累旬景明二年秋卒於
洛陽年五十八始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爲木手擊
其脇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兇渠皆鞭
面殺之及彪之病也體上往往瘡潰痛毒備極詔賜帛一百五十
匹贈鎮遠將軍汾州刺史諡曰剛憲彪在祕書歲餘史業竟未及
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所著詩頌賦
誄章奏雜筆百餘篇別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爲大中
正與高祖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
爲恨及弁卒彪痛之無已爲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爲吏部彪爲
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
貴遊拔之深用忿忿形於言色時論以此譏祚祚每曰尒與義和
志交豈能饒尒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爲雍州彪
詣澄爲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爲啟得列曹行參軍時稱美之
子宜與鴻道爲二鴻於洛陽鴻遂與志交款往來彪有女幼而聰
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興我家卿

曹容得其力彪亡後世宗聞其名召爲婕妤以禮迎引婕妤在宮
常敬帝妹書誦授經史志後稍遷符璽郎中徐州平東府司馬以
軍功累轉後軍將軍中散大夫輔國將軍永寧寺典作副將始彪
奇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由是爲高祖所責及
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庭後宮咸師宗之世宗崩爲比丘尼通習經
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所在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荆荒毀領
軍元义舉其才任撫導擢爲南荆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建義初叛
入蕭衍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新昌侯祖
肖馮文通建德令值世祖東討率其所部五百餘家歸命軍門世
祖授以建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亥起武邑
太守遂居渤海脩縣道悅少爲中書學士侍御主文中散久之轉

治書侍御史加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彊禦車駕南征徵兵秦
雍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治書御史薛聰侍御主文中
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
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
維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良等所居官時道悅兄觀爲外兵
郎中而澄奏道悅有黨兄之負高祖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
不論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
犯之節三公憚其風鯁朕實嘉其一至褒嘆之誠何愧黯鮑也其
以爲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車駕將水路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
京時宮極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
材以造舟檝道悅表諫曰臣聞博納輿言君上之崇務規簒匡正
臣下之誠節是以置鼓設謗爰自曩日虛襟博聽義屬今辰臣既

疎魯濫蒙榮貫司兼獻弼職當然否佩遇恩華願陳聞見竊以都
作營構之材部別科擬素有定所工治已訖田付都水用造舟艫
關永固居宇之功作暫時遊嬉之用損耗殊倍終爲棄物且子來
之誠本期營起今乃修繕舟檝更爲非務公私回惶僉深怪愕又
欲御泛龍舟經由石濟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蕪舟檝之人素不便
習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牽取進授衣之月
騑形水陸恐乖視人若子之義且鄴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
往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
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駕羣寮聽將妻累舟檝之間更無限
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禮調風軌物
寰宇竊惟斯舉或損洪猷深失溥天順則之望又氐胡犯順未恭
西道偏戎旗胄仍襲南寇對接近畿蠻民疎戾每造不軌闕覦間
隙或生慮外愚謂應妙選懿親撫寧後事令姦回息覬覦之望邊
寇絶闚壃之心臣稟惟愚直知而無隱區區丹志冒昧以聞詔曰
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非以示謬稱是
以彰得然後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爲之不爾則未相體耳回材
都水暫營嬉遊終爲棄物修繕非務舟檝無鄣士女雜亂此則卿
之失辭矣深薄之危撫後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於是高祖遂從
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
之太和二十年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
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高祖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
帶管州刺史賜帛五百匹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
事葬于舊塋謚曰貞侯世宗又追錄忠槩拜長子顯族給事中
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

顯族弟敬猷有風度員外散騎侍郎殿中侍御史進給事中輕車將軍奉車都尉蕭寶寅西征引爲驃騎司馬及寶寅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泄見殺贈冠軍將軍滄州刺史

聽一子出身

道悅長兄嵩字崐嵓魏郡太守

子良賢長水校尉

良賢弟侯險薄爲劫盜黃部患之

嵩弟雙清河太守濁貨將刑在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爲錄尚書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未幾遷太尉長史俄出爲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爲幽州刺史又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

子景驎幽州司馬

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鸞司馬西征赭陽先驅而殁贈通直散騎侍郎諡曰閔

史臣曰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確然業藝夙成見擢太和之世輸軒驟指聲駭江南秉筆立言足爲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豈彪之謂也高道悅匡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

魏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　終

舊臣莫能間也或屏左右相對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玄德之遇孔明也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蕭鸞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投化之人聽五品已下先卽優授於是假肅節行平南將軍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降者萬餘高祖遣散騎侍郎勞之以功進號平南將軍賜駿馬一疋除持節都督豫（闕）東郢三州諸軍事本將軍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於撫接治有聲稱尋徵肅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敕又詔曰肅丁荼疏世志等伍胥自拔吳州膺求魏縣躬操忘禮之本而同無數之喪誓雪怨恥方展申復窮諭再暮蔬緼不改誠季

世之高風末代之孝節也但聖人制禮必均愚智先王作則理齊盈虛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之曾參居罰寧其哀終吳員處酷豈聞四載夫三年者天下之達喪古今之所一其雖欲過禮朕得不制之以禮乎有司可依禮論之爲裁練禫之制二十七月高祖以久旱不雨輟膳三旦百寮詣闕引枉中書省高祖枉崇虛樓遣舍人問曰朕知卿等至不獲相見卿何爲而來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旦羣臣焦怖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臣又聞至於八月不雨然後君不舉膳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少澤蒸民未闕一餐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高祖遣舍人荅曰昔堯水湯旱賴聖人以濟民朕雖居羣黎之上道謝前王今日之旱無以救恤應待立秋克躬自咎

但此月十日已來炎熱焦酷人物同悴而連雲數日高風蕭條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蕭曰臣聞聖人與凡同者五常異者神明昔姑射之神不食五穀臣常謂矯今見陛下始知其驗且陛下自輟膳以來若天全無應臣亦謂上天無知陛下無感一昨之前外有滂澤此有密雲臣即謂天有知陛下有感矣高祖遣舍人荅曰昨內外貴賤咸云四郊有雨朕恐此輩皆勉勸之辭三覆之慎必欲使信而有徵比當遣人往行若果雨也便命大官欣然進膳豈可以近郊之內而慷慨要天乎若其無也朕之無感安用朕身以擾民庶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蕭鸞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豫南兗東荊東豫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持節中正刺史如故蕭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二十二年既平漢陽詔蕭曰夫知已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卹禍恩義焉措卿情同伍員懷酷歸朕然未能翦一讒人戢彼凶帥何嘗不興言憤歎羨吳閭而長息比獲蕭鸞輔國將軍黃瑤起乃知是卿怨也尋當相付微望紓泄使吾見卿之日差得緩懷初績之收蕭文奐也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故詔云然高祖之伐淮北令蕭討義陽未剋而蕭鸞遣將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赦之爲叔業所敗蕭表求更遣軍援渦陽詔曰得表覽之憮然觀卿意非專枉水當是以藻等銳兵新敗於前事往勢難故也朕若分兵遣之非多會無所制多遣則禁旅難闕今日之計唯當作必剋之圖徒失南兗也卿便息意停彼以圖義陽之冤宜止則止還取義陽宜下則下鎮軍淮北深量二途勿致重褻若孟表糧盡軍不及至致失渦陽卿之過也蕭乃解義陽之圍以赴渦陽叔業乃引師而退蕭坐劉藻等

敗黜爲平南將軍中正刺史如故高祖崩遣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肅會駕晉陽肅至遂與禧等參同謀謨自晉陽至於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並敬而昵之上以爲憾焉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其言恒降而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言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者昇明退闇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稔於茲諸依舊式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蕭寶卷豫州刺史等鄧率衆三萬屯於小峴叉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圍壽春鄧遣將胡松李居士等領衆萬餘屯據死虎肅進師討擊大破之擒其將橋珉等斬首數千進討合肥生擒叔獻蕭鄧棄小峴南走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勞之又問江左有何息耗肅曰如聞崔慧景已死寶卷所仗非邪卽佞天殆以此資陛下廓定之期勢將不久以肅淮南累捷賞帛四千七百五十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餘如故尋以肅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餘官如故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納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高祖每以此爲言景明二年薨于壽春年三十八世宗爲舉哀詔曰肅奄至不救痛惋兼懷可遣中書侍郎賈思伯兼通直散騎常侍撫慰厥孤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

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
喪事務令優厚又詔曰死生動靜卑高有域勝達所居存亡崇顯
故杜預之殁空于首陽司空李沖覆舟是託顧瞻斯所誠亦二代
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誠義結于二世英惠符于李杜平生本
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于沖預兩墳之間使之
神遊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本官如故有司奏以肅忠心大度宜
諡匡公詔諡宣簡肅宗初詔爲肅建碑銘子紹襲
紹字三歸歷官太子洗馬員外常侍中書侍郎卒贈輔國將軍徐
州刺史
子遷襲武定中通直常侍齊受禪爵隨例降
紹弟理孝靜初始得還朝武定末著作佐郎紹前妻謝生也肅
臨薨謝始携二女及紹至晝春世宗納其女爲夫人肅宗又納紹
女爲嬪
肅弟秉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世宗初携兄子誦翊衍等入
國拜中書郎遷司徒諮議出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卒贈征虜將
軍徐州刺史
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儁風流甚美自員
外郎司徒主簿轉司徒屬司空諮議遍直常侍汝南王友遷司徒
諮議加前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出爲左將軍幽州刺史未幾徵
爲長兼祕書監徙給事黃門侍郎肅宗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
時大赦誦宣讀詔書音制抑揚風神疎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
莊初于河陰遇害年三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
徐州刺史諡曰文宣
子孝康武定中尚書郎中卒

孝康弟儁康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卒贈征虜將軍太府少卿

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于誦自著作佐郎稍遷尚書郎員外常侍司空諮議光祿大夫廷尉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仍轉七兵徙太常卿出爲散騎常侍征東將軍西兗州刺史衍屆治未幾屬尒朱仲遠稱名內向州既路衝爲其攻逼衍不能守爲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其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孝靜初轉侍中將軍如故天平三年卒年五十二勑給東園祕器賵物三百段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徐州刺史謚曰文獻衍篤于交舊有故人竺虬于西兗爲仲遠所害其妻子饑寒衍置之于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

翊字士游肅次兄琛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歷司空主簿清河王友中書侍郎頗銳于榮利結婚于元乂超拜左將軍濟州刺史尋加平東將軍清靜愛民有政治之稱入爲散騎常侍孝莊初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監祭酒永安元年冬卒年三十七贈侍中衛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

子淵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宋弁字義和廣平列人人也祖愔與從叔宣博陵崔建俱知名世祖時歷位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賜爵列人子還拜廣平太守興安五年卒贈安遠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惠長子顯襲爵弁伯父世顯無子養弁爲後弁父叔珍李敷妹夫因敷事而死弁才學儁贍少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師見尚書李沖因言論移日沖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

與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爲祕書丞弁自中散彪請爲著作佐郎尋除尚書殿中郎中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於蕭賾賾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爲志氣謇烈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周遂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右高祖曾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行入其隅隩彼政道云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蕭氏父子無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德政不理徭役滋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爲幸後事駕南征以弁爲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入有盜馬鞅者斬而徇之于是三軍振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薦弁自代高祖不許然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黃門尋即正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外羣官弁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爲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爲時人所怨從駕南討詔弁於豫州都督所部及東荊領衆皆減戍士營農水陸兼作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高祖曰吾爲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爲治且常侍者黃門之麤冗領軍者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彼知遇如此始高祖北都之選也李沖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有恨於沖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沖沖謂彪曰爾如狗耳爲人所嗾及沖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爲民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高祖在汝南不豫大漸旬

有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知致悲泣弁獨進及御牀歔欷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顏毀瘠乃爾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祠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可不自勉弁頓首辭謝弁劬勞王事夙夜在公恩遇之甚輩流莫及名重朝野亞於李沖高祖每稱弁可爲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爲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已先卒年四十八詔賜錢十萬布三百疋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謚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高祖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儁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淸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入身良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爲可怪

長子維字伯緒維弟紀字仲烈維少襲父爵自員外郎遷給事中坐詔事高肇出爲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淸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之子薦爲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政委任元乂而乂恃寵驕盈懌每以分理裁斷乂甚忿恨思以害懌遂與維爲計以富貴許之維見乂寵勢日隆便至乾沒乃告司榮都尉韓文殊父子欲謀逆立懌懌坐被錄禁中文殊父子懼而逃遁鞫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宮西別館禁兵守之維應反坐乂言於太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爲燕州昌平郡守紀爲秦州大羌令維及紀頗涉經史而浮薄無行懌親尊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懌眷賞而無狀搆間天下人士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乂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懌徵紀爲散騎侍郎維爲

大學博士領侍御史甚昵之維超遷通直常侍又除冠軍將軍洛
州刺史紀超遷尚書郎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性疎險而紀識慧
不足終必敗吾業也世景以爲不爾至是果然聞者以爲知子莫
若父尚書令李崇尚書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兇疎
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爲有徵後除營州刺史仍本將軍
靈太后反政以乂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
鄴賜死
子春卿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繼
欽仁武定末太尉祭酒
紀肅宗末爲北道行臺卒於晉陽
子欽道武定末冀州別駕
弁弟機本州治中

子寶積卒於中散大夫
弁族弟賴字文賢自奉朝請稍遷尚書郎魏郡太守納貨劉騰騰
言之於元乂以賴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賴前妻鄧氏亡後十五
年賴夢見之向賴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
流涕賴曰而已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
賴族弟燮字崇和廣平王懷郎中令員外常侍爲征北李平司馬
北討元愉頗有贊謀之功
燮族弟鴻貴爲定州平北府參軍送兵於荆州坐取兵絹四百匹
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疎凡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
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史臣曰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也王肅流寓之人
見知一面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榮任赫然寄同舊列美矣誦翊

繼軌不殞光風宋弁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其有以哉
無子之嘆豈徒羊舌宗祀之不亡幸矣

郭祚
張彝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郭淮弟亮後也祖遜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世祖時浩親寵用事拜遜徐州刺史假榆次侯終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而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于世弱冠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王希者遜妻之姪共相賙恤得以饒振高祖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高祖甚知賞之

從高祖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也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哲頓枉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明聖自唯幸甚因勅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高祖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高祖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爲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高祖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高祖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爲多事祚與黃門朱异參謀幃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寀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漱後園高祖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温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高祖以李彪爲散騎常侍

祚因入見高祖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陛下聖鏡照臨論才授職進退可否黜陟幽明品物既彰人倫有序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吏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爲伯高祖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世宗詔以姦吏逃刑懸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愼獄審刑道煥先古垂憲設禁義纂惟今是以先王泝物之情爲之軌法故八刑備於昔典姦律炳於來制皆所以謀其始迹訪厥成罪敦風厲俗永資世範者也伏惟旨義博遠理絕近情既懷愚異不容不述誠以敗法之原起於姦吏姦吏雖微敗法實甚伏尋詔旨信亦斷其逋

逃之路爲治之要實在於斯然法貴止姦不在過酷立制施禁爲
可傳之於後若法猛而姦不息禁過不可永傳將何以載之刑書
垂之百代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從之此則一
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懸名永配
於害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
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
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
以此歸之出爲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
京師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值歲不稔闔境饑弊矜傷愛下多
所賑恤雖斷決淹留號爲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于今思之入爲
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
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
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世宗帝納之下詔御牀太
極騶唱至止車門御牀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
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黃鬲
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爲
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鬲少師祚奏
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
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卽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
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爲限不得計
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斟酌之體自
依舊來恒斷今未審從舊來之旨爲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限
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開官悉爲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
奏上第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爲九等前後不同參差

無準詔曰考枉上中者得況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枉上下者得況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況以後考枉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爲上上一殿爲上中二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枉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爲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昇退今既通考未審爲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爲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爲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爲差此條以寡愆爲最多戾爲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爲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爲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

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爲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爲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合枉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愆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詩加散騎常侍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枉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世宗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客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劒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蕭衍遣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悖擅斷川瀆役苦

民勞危亡已兆然古諺有之敵不可縱夫以一酌之水或爲不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草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十人領羽林一萬五千人并科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遄令撲討擒斬之勲一如常制賊資雜物悉入軍人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誠知農桑之時非發衆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爾昔韋顧跋扈殷后起昆吾之師獯狁孔熾周王興六月之伐臣職忝樞衡獻納是主心之所懷寧敢自嘿并宜勑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出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沖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爲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沖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

自是積二十餘年位秩隆重而進趨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奏聞及爲征西雍州雖喜於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奉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爲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時年六十七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爲稱職每有斷決多爲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高祖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眞僞今自未辨我家何爲滅之然主上直信李沖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

祚長子思恭弱冠州辟爲主簿早卒思恭弟慶禮以第二子延伯繼祖
延伯襲祖爵東光伯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將作大匠齊受禪爵例
降
思恭弟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曆占候言事頗驗初爲彭城
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彊當世善
事權寵世號之曰郭尖肅宗時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中書侍
郎未拜而卒年五十一
子季方武定中膠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景尚弟慶禮字叔爲祚所愛著作佐郎通直郎卒贈征虜將軍瀛
州刺史
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寶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後率戶歸

國世祖嘉之賜爵平陸侯拜平遠將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爲
東青州刺史父靈真卓犖雄豪性公彊有風氣歷覽經史高祖初襲
祖侯爵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爲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爲主
客令安民與彝並爲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
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寮督責之
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東西馳使有所巡檢彝恒充
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
侯爲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爲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
解任彝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顏貌毀
瘠當世稱之高祖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
位以參定遷都之勳進爵爲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
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

坐舉元昭爲兼郎中興爲守尚書世宗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正
侍中世宗親政罷六輔彝與兼尚書那懿聞處分非常出京奔走
爲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虎非兕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
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討習
於是出入直衛方伯威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
靜號爲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以勤舊被徵及還
州進號撫軍將軍彝表解州任詔不許彝數政隴右多所制立宣
布新風革其舊俗民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
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彝
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於
世宗稱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與馳驛檢察貳與
肇所親愛必欲致彝深罪彝清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

還洛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
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彝愛好知已輕忽下流非
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珍疾家庭而志氣彌亮上表曰臣聞元天高
朗尚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淵湛猶藉衆流以增大莫不以孤照不
詣其幽獨深未盡其廣先聖識其若此必取於以自誡故堯稱則
天設榜木以曉未明舜稱盡善懸諫鼓以規政闕虞人獻箴規之
旨盤盂著舉動之銘庶幾見善而思齊聞惡以自改眷於悔往
之衢孜孜於不逮之路用能聲高百王卓絕中古經十氏而不渝
歷二千以孤鸞伏惟太祖撥亂奕代重光世祖以不世之才開盪
函夏顯祖以溫明之德潤伏九區高祖大聖臨朝經營云始未明
求衣日昃忘食開翦荆棘徒御神縣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海東雜
種之渠衡南異服之帥沙西檀頭之戎漠北辮髮之虜重譯納貢

請吏稱藩積德懋於夏殷富仁盛於周漢澤教既周武功亦匝猶且殽明詔思求直士信是蒼生薦言之秋祝史陳辭之日況臣家自奉國八十餘年紆金鎖玉及臣四世遇以小才藉蔭出仕學懸專門武闕方略早荷先帝眷仗之恩未蒙陛下不遺之施侍則出入兩都官歷納言常伯忝牧秦藩號兼安撫實思碎首膏原仰酬二朝之惠輕塵碎石遠增嵩岱之高輒私訪舊書竊觀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配天隆家之業修造益民之奇龍麟雲鳳之瑞畢宮愛物之仁釋網改祝之澤前歌後舞之應囹圄寂寥之美可爲輝風景行者輒謹編丹青以摽睿範至如太康好田遇窮后迫禍武乙逸禽罹震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殷紂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幽王遇惑死亦相尋暨於漢成失御亡新簒奪桓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骨肉相屠終使聰

曜殞視并州勒虎狠據燕趙如此之輩罔不畢載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曰歷帝圖亦謗木諫鼓虞人盤盂之類脫蒙置御坐之側時復披覽冀或起予左右上補未萌伏願陛下遠惟宗廟之憂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賢君棄其惡主則微臣雖沈淪地下無與乘雲登天矣世宗善之彝又表曰竊惟皇王統天必以窮幽爲美盡理作聖亦假廣採成明故詢於芻蕘著之周什輿人獻箴流於夏典不然則美刺無以得彰善惡有時不達逮於兩漢魏晉雖道有隆汚而被繡傳檄未始闕也及惠帝失御中夏崩離劉符專據秦西燕趙獨制關左姚夏繼起五凉競立致使九服搖搖民無定主禮儀典制此焉湮滅暨大魏應歷撥亂登皇籙彼鯨鯢龕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輝七帝積聖如神高祖遷鼎成周永

玆八百偃武修文憲章斯改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名焉猶且慮獨見之不明欲廣訪於得失乃命四使觀察風謠臣時忝常伯充一使之列遂得仗節揮金宣恩東夏周歷於齊魯之間遍馳於梁宋之域詢採詩頌研檢獄情實庶片言之不遺美刺之俱顯而才輕任重多不遂心所採之詩並始申目而值鑾輿南討問罪宛鄧臣復忝行軍樞機是務及輦駕之返膳御未和續以大諱奄臻四海崩慕遂爾推遷不及聞徹未幾改牧秦蕃違離闕下繼以譴疾相纏寧丁八歲常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以爲深憂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施察臣枉罪之濫矜臣貧病之切既蒙崇以祿養復得拜埽丘墳明目友朋無所負愧且臣一二年來所患不劇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今寫上呈伏願昭覽敕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堙於丘井臣之願也肅宗初侍中崔光表曰薛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爲多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備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齊行聖庭帖穆邁敘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疾而自彊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欽賢愛奬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徼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枉泰州頒有開援漢中之勳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枉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尅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幾將千人相率至

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
畏懼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
第戞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瞀瞀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
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
投之於煙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爲驗仲瑀
傷重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鄰與致於寺遠近聞見莫
不惋駭彝臨終口占左右上啓曰臣自奉國及孫六世尸祿素餐
負恩唯靦徒思竭智盡誠終然靡效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益
治實多既曰有益寧容默爾遏呈有日未簡神聽豈圖衆忿乃至
於此臣不能禍防未萌慮絕殃兆致令軍衆橫囂攻焚臣宅息始
均仲瑀等叩請流血乞代臣死始均卽陷塗炭仲瑀經宿方蘇臣
年已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見此苦顧瞻災酷古今無比臣

傷至重殘氣假延望景顧時推漏就盡頃刻待終臣之命也知復
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爲益國臣便是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不負二
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長離紫庭戀仰天顏誠痛無已
不勝眷眷力喘奉辭伏願二聖加御珍膳覆露黔首壽保南嶽德
與日昇臣夙被芻豢先後銜恩欲報之期昊天罔極亡魂有知不
忘結草彝遂卒時年五十九官爲收掩羽林凶獷者入人斬之不
能窮誅羣豎卽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
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
月創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布帛千匹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
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爲張彝飲食不御乃至
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苦以至於此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東民
爲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至於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

戶故高祖比校天下民戶最爲大州舜爲黃門每侍坐以爲言高祖謂之曰終當以卿爲刺史酬先世誠效舜追高祖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舜亡後靈太后云舜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戈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衞將軍冀州刺

史諡文侯

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有文才司徒行參軍遷著作佐郎世宗以舜先朝勳舊不幸疹廢特除始均長兼左民郎中遷員外常侍仍領郎始均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志爲編年之體廣益舆聞爲三十卷又著冠帶錄及諸賦數十篇今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遜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爲行臺忿軍士重以首級爲功乃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枉於煌炭之

間有燋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諡曰孝

子暠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暠弟晏之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仲瑀司空祭酒給事中

子台儀同開府參軍事

仲瑀弟珉著作佐郎

史臣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高祖經綸之始獨枉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動靜稱述張彝風力謇謇有王臣之氣衒命擁旄風聲猶枉並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俱嬰世禍悲哉始均才志未申惜也

魏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終

晉祠屯鳳尊氏宙定甫印